



徐焕伍、赵现忠两位抗战老兵及其家属、亲友，面向刘佐将军的铜像默哀。



赵现忠老人走到老营长的铜像前，用手绢擦拭着老营长的额头、面颊，一遍遍看着，眼圈红了。



在杨寨塔前，赵现忠老人说：“过去70多年了，这里与我记忆中的不一样了。”

文/图 记者 王兵 李波 赵博文 见习记者 蒲忠宁

“老首长救过我的命，我还为一件事受过批评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你要把这件事记下来。”9月25日上午，在淄博市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前面，抗战老兵徐焕伍紧紧握住了刘军的双手。

“我父亲今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，把两枚纪念章也挂在了衣服上。”徐焕伍的家人告诉记者。

上午10点多，抗战老兵赵现忠、徐焕伍并肩站在老营长刘佐的铜像前，表情肃穆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
可看现场
视频

“冲山阻击战”老兵徐焕伍、赵现忠黑铁山上看望老首长 一个军礼 一声营长 一场重逢

“老首长，我们来看你了”

9月25日上午10点多，徐焕伍、赵现忠两位抗战老兵及其家属、亲友，刘佐将军的家属代表，面向刘佐将军的铜像默哀三分钟。

在家人的搀扶下，徐焕伍老人抱着老营长的铜像，潸然泪下，“老首长，我们来看你啦！你说过，我们流血不流泪，我能控制得住。”

赵现忠老人走到老营长的铜像前，用手绢擦拭着老营长的额头、面颊，一遍遍看着，眼圈红了。

赵现忠老人将3个沂蒙山大苹果摆放在老营长的铜像前面，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。

“我爷爷有个心愿，要用我们家乡的风俗向老首长报平安。”赵静表示，“我爷爷的意思是，告诉老营长，我们现在都平平安安的，让老营长放心，我们全家都非常好。”

一个特别的军礼

“老二团三营战士徐焕伍、赵现忠，向老营长，敬礼！”两位老战士面向刘佐的铜像举手敬礼，向老首长表达思念之情。徐焕伍在新莱战役时右手受伤，由于当时条件简陋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，导致骨头严重错位，至今无法抬起。现在，他只能用左手给老首长敬礼。

“82年前，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，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。鲁中军区老二团三营，也就是著名的冲山阻击战，就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。今天，我们站在黑铁山前，两位仍然健在的革命老前辈付出了青春和鲜血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”刘佐将军的儿子刘军，代表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员，表达对老一辈革命者的崇敬之情。

“首长，你安息吧，我们一定朝着你走过的路，前进，永远前



徐焕伍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抱着老营长的铜像，潸然泪下。

进。”徐焕伍面对老营长的铜像高声说道。

“营长救了我的命”

“徐焕伍老人血压是75、170，有点高，让老人平静一下，不要太激动。赵现忠老人血压是70、130，身体正常。”淄博高新（田氏）骨伤医院急诊科杨坤医生给两位老人量了血压，然后询问了老人的病史和身体状况。

“1945年参加鲁南战役的时候，敌人的攻势非常凶猛，敌机不断飞来，有时轰炸，有时空投物资。那天，一架敌机从天空中飞来，我年轻好奇，还在那里傻看。这时候，营长扑过来，把我一下子推倒，用身体压在了我的身体上面。我的生命可以说是他给我的。本来是我给他做警卫，结果成了他给我做警卫。”徐焕伍说，当时，全师通报表彰了刘佐营长的英勇行为。

“有一年麦子熟了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一户军属家中，每天都

要帮助军属割麦子，我就用笔在墙上写了一句话，军属们是戴着乌纱帽弹棉花——有功（弓）之臣。”徐焕伍说，“当时，这句话刺激了他们，军属们听了很不高兴，因为话里有戏谑的成分。”

“我这条命是你父亲救的，我为这件事受过批评。”徐焕伍老人把刘军拉到身边说。

“当时我年轻，营长拿着我当小孩子一样耐心教育。他说，小徐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要优待军属、帮助军属，咱家里的人也是军属。”徐焕伍说，老营长不仅教他们战斗，还教他们怎样做人。

共同参加过博山四十亩地战斗

“昨天晚上，两位老人聊了很长时间，他们都提到了淄川小庄，我爷爷在那里训练了5个月，徐爷爷在那里训练了3个月。”赵现忠的孙子赵亮说，“之前他们一个在通讯班，一个在战斗班。我爷爷负伤退伍，徐爷爷受伤康复后进入通讯班，在通讯班是前

后脚的事情。”

9月25日下午3点，徐焕伍、赵现忠等人来到当年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——张店区傅家镇唐家村。唐家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刘玉国介绍了村庄目前的发展情况，也回顾了两位老兵的一些战斗经历。

记者了解到，徐焕伍、赵现忠都参加过进攻日本医院的博山四十亩地战斗，当时徐焕伍在三营九连二排一班。赵现忠所在的七连一班从西门攻入医院，“当时在西门那个地方，好几个人负伤。七连的指导员，就是在四十亩地战斗中牺牲的。”

“当时日本鬼子负隅顽抗，我们用炸药把大门轰开了，有一个鬼子被炸药震昏了，我们进去后他还在那里端着枪呢。”徐焕伍比划着当时日军的姿势。

赵现忠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，当时三营伏击了一队日军，这队日军被消灭后，有一名日本士兵没有死，躺在地上装死，三营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，踩到了

他的脚，这名日本士兵站起来，成了俘虏。

杨寨塔前忆往事

“您看看，这里还有当年的样子吗？”25日下午3点30分，刘玉国领着赵现忠老人来到了当年战斗过的地方——唐家村东山附近。

“没有了，看不出来了。”赵现忠老人看着眼前的小山丘，摇了摇头，“变化太大了。”

其实，赵现忠老人最惦记的地方是杨寨塔，当年他们曾经在那里驻扎训练了很长时间。

当来到杨寨塔前面的时候，赵现忠老人愣住了，“这不是我见过的那座塔，那座塔有一个被炸的地方，现在没有了。”

“赵老，这座塔修过好多次了，附近只有这一座杨寨塔，您再仔细看看。”记者跟老人说道。

老人仔细端详着杨寨塔，“过去70多年了，这里与我记忆中的不一样了。”

“老人家还以为自己是八九岁的时候呢。”杨坤医生连忙上前询问，“赵老，您现在感觉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很好。”赵现忠笑着说，“当年在这里驻扎的时候，我们营部就紧挨着机炮连，一有情况先抓机枪。无论在哪里驻防，大门口都要安排机枪。”

“感谢大家帮我爷爷实现心愿”

“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写了一封感谢信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淄博人民。”9月26日一早，赵现忠老人的儿子赵庆坤说。

赵静表示，她的爷爷对淄博许多地方非常熟悉，多次提到这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甚至在睡梦中也多次回到这里。“这次终于回到了他年轻时战斗过的地方，我们非常感谢，谢谢鲁中晨报，谢谢徐焕伍爷爷一家。感谢大家帮助，让我爷爷73年的心愿得以实现。”